

商路留下了什麼：過境、貿易與金融中心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還需追問的是，中世紀城市的過境和貿易功能對蘇黎世後來作為金融中心的角色有何貢獻。可以識別出六個要素，每一個都在本書後面的章節中反覆出現。

第一是為他人業務提供服務的習慣。在本章所涵蓋的大部分時期內，經過蘇黎世的價值大部分屬於他人：屬於來自康斯坦茨、拉文斯堡、巴塞爾、米蘭和科莫的商人，屬於上德意志貿易公司，屬於朝聖者以及阿爾卑斯山谷的農民。該城通過運輸、儲存、稱重、徵稅、出售和保護這些貨物來獲取收入。船伕、貨棧（Sust）管理人、穀物官員和通行稅徵收人，用現代術語來說，都是為客戶提供服務的人，客戶的資產在一段時間內託付給他們。後來幾個世紀的蘇黎世，其銀行、受託機構和資產管理人管理著屬於世界各地客戶的財富，是以不同的規模、在不同的媒介中從事著同樣的基本業務。

第二是公共保管管理。貨棧（Sust）、穀倉（Kornhaus）和赫爾姆屋（Helmhaus）都是公共機構，貨物在對議會負責的市政官員監督下在此存放、登記和放行。貨棧管理人對其保管的貨物負責，並按收費獲得報酬，而其背後的當局則為其誠信提供擔保。存放人、保管人和監督當局之間的關係是現代保管法、信託法和銀行法的核心，因此早在第一批銀行出現之前，這種關係在蘇黎世就

商路留下了什麼：過境、貿易與金融中心

已為人所熟知。《瑞士歷史詞典》（HLS）所記載的原則，即徵收通行稅的權利使當局有義務提供相應的服務，為這一關係奠定了法律基礎。¹

第三是標準的作用。蘇黎世磅從萊茵河傳播到烏里，並被等同於楚爾扎赫集市的重量單位，這表明一座小城對遠超其自身領地的範圍施加了規範性影響。²標準降低交易成本，並在互不相識的當事方之間建立信任。後來蘇黎世機構在確立市場慣例、清算與結算以及金融服務監管方面的重要性，在此已有先例。

第四是通過條約獲得市場準入。米蘭條約保證直到米蘭城壕都免繳通行稅，表明聯邦各方以政治和軍事服務換取商業特權。³由於瑞士經濟外交一再遵循這一模式，為瑞士金融服務談判海外市場準入有著悠久的傳統。

第五是行會監管與商業資本之間的張力。蘇黎世的行會憲制使貿易公司處於邊緣地位，並限制了商業資本的集中。⁴這使該城免於巴塞爾在 1474 年經歷的那種衝突，但也意味著蘇黎世沒有產生拉文斯堡公司，沒有產生富格爾家族，也沒有產生美第奇家族。當蘇黎世的商業資本確實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的絲綢和棉花貿易中增長時，它是在那些在行會體系邊緣經營的商人家族中增長的。第一批私人銀行正是從這些商號中產生的，並且有人指出，個別紡織商號在十八世紀中葉開始發揮銀行的功能。⁵中世紀的模式，即商人在政治上舉足輕重、在制度上卻受到約束，因此塑造了蘇黎世銀行業後來所採取的形式。

第六是舊蘇黎世戰爭的教訓。通過領土取得、經濟脅迫和外國同盟來確保一條商路的嘗試，以失敗、破壞和該城出口貿易的崩潰告終。從長遠來看，真正保障了商路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成員身份、爭端的仲裁以及與鄰邦經談判達成的協議。蘇黎世金融中心後來所培育的可靠聲譽，正是建立在這一經驗之上。一座依賴

他人信任的城市，承受不起被視為掠奪鄰邦貿易者的形象，而蘇黎世在 1450 年之後也沒有再作此嘗試。

從日內瓦來看，這一對比頗具啟發性。日內瓦在十五世紀擁有一個真正的國際集市，有意大利銀行家和貨幣兌換，並在 1460 年後將其輸給了里昂。⁶蘇黎世沒有這樣的集市，其商人及其制度都是本地的。因此，它通往金融重要地位的道路，經由本地資本、本地制度和本地聲譽的緩慢積累，經由為他人的貨物和資金提供服務。這條道路的基礎，部分是在利馬特河和湖畔的碼頭上、在霍爾根和瓦倫施塔特的貨棧（Susten）中，以及在中世紀晚期城市的通行稅賬簿和重量標準中奠定的。

1 註釋

1. Polli-Schönborn , “Zölle” , HLS（出處同上）。
2. Dubler , “Masse und Gewichte” , HLS（出處同上）。
3. Glauser , “Mailänder Kapitulate” , HLS（出處同上）。
4. Illi , “Handelsgesellschaften” , HLS（出處同上）。
5. Lina Giusto , “Einst wichtigster Zürcher Industriezweig: Wie aus der Seidenweberei ein Finanzplatz entstand” , Limmattaler Zeitung , <https://www.limmattalerzeitung.ch/limmattal/einst-wichtigster-zuercher-industriezweig-wie-aus-der-seidenweberei-ein-finanplatz-entstand-ld.1498481> 。較早的文獻參見 Hans Conrad Peyer, Von Handel und Bank im alten Zürich（1968 年）, 列於 “Hans Conrad Peyer (Historiker)” , 德語維基百科 , [https://de.wikipedia.org/wiki/Hans_Conrad_Peyer_\(Historiker\)](https://de.wikipedia.org/wiki/Hans_Conrad_Peyer_(Historiker)) 。

商路留下了什麼：過境、貿易與金融中心

6. Bergier， “Handel”， HLS（出處同上）。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2026年9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what-the-routes-left-behind-transit-trade-and-the-financial-centre